

控制 - 价值理论视角下的外语学习情绪综述

黄子妍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2日

摘要

控制 - 价值理论(Control-Value Theory, CVT)作为解释学业情绪产生机制的核心理论框架, 自2006年正式提出以来, 已成为二语习得情绪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该理论通过对控制和价值两类认知评价的系统阐释, 揭示了外语学习中愉悦、焦虑、无聊等积极与消极情绪的产生路径及其对学习成效的影响。本文系统梳理了2006~2026年间基于控制 - 价值理论的外语学习情绪研究, 从理论基础、核心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创新、现有局限与未来方向五个维度展开综述。研究发现, 控制 - 价值理论的核心逻辑已在多种语言和情境中得到验证; 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拓展至数字化学习环境、情绪与成就的双向影响以及跨文化适应性等议题, 但仍存在研究对象覆盖不足、干预研究薄弱等局限。未来研究应加强纵向追踪设计、深化教学干预实践并关注理论本土化, 为外语教学中的情绪管理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

关键词

控制 - 价值理论, 外语学习情绪, 二语习得

A Review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mo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ol-Value Theory

Ziyan Hu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September 13, 2026; accepted: October 9,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2, 2026

Abstract

Control-Value Theory (CVT), as the core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plaining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academic emotion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n emo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ince its formal proposal in 2006. Through a systematic elaboration

of the two types of cognitive appraisals—control and value—the theory reveals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enjoyment, anxiety, and boredom aris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 on learning outcom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re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motions based on CVT conducted between 2006 and 2026, organized along five dimension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core research themes,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existing limit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The review finds that the core logic of CVT has been validated across multiple languages and learning contexts; recent studies have further extended the theory to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s and achievement,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though limitations remain, such as insufficient coverage of learner populations and relatively weak intervention research.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longitudinal designs, deepen instructional interventions, and attend to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theory, so as to provide more targeted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emotion management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Control-Value Theory,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motion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外语学习中, 情绪是连接认知与行为的重要中介, 其对学习动机、课堂投入、语言产出质量以及长期学习坚持性的影响已得到广泛证实[1]。早期外语学习情绪研究主要聚焦于外语焦虑等消极情绪, 缺乏能够全面解释情绪产生复杂机制的系统理论框架[2]。Dewaele 和 MacIntyre 将外语愉悦与焦虑喻为成功语言学习的“左右脚”[3]; 江桂英和李成陈系统述评了积极心理学与二语习得研究融合的历程与前景[4], MacIntyre 等亦为积极心理学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设定了研究议程[5]; 李成陈对积极心理学视角下二语习得研究十年脉络的梳理也印证了这一“情绪转向”[1]。在此背景下, 控制-价值理论(Control-Value Theory, CVT)的引入为情绪研究提供了核心分析工具[6], Dewaele 和李成陈亦呼吁将该理论系统地引入二语学习情绪研究[7]。

Pekrun 的控制-价值理论将学业情绪的产生机制统一纳入“控制”与“价值”的双重认知评价框架之中, 克服了以往情绪研究碎片化的局限[6]。该理论认为, 外语学习者的情绪体验并非由外部事件直接引发, 而是源于个体对任务可控性(即控制感)和重要性(即价值感)的判断。这一核心逻辑已在课堂学习、在线学习等多种情境中得到验证[8][9]。近年来, 随着数字化学习的普及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基于控制-价值理论的外语情绪研究呈现出若干新趋势, 包括考察在线学习情境中的情绪体验, 以及探讨情绪与语言成就之间的双向影响等。

本文系统梳理控制-价值理论在外语学习情绪领域的研究脉络与最新进展。通过检索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 本文筛选出 2006~2026 年间的 30 篇代表性文献——涵盖理论奠基之作、国内核心期刊的实证研究以及数字化学习情境下的前沿成果, 旨在为后续研究勾勒清晰的学术图景, 并为外语教学提供实践启示。

2. 控制-价值理论的核心内涵与理论框架

控制-价值理论由德国心理学家 Pekrun 于 2006 年正式创立, 其核心目标在于填补学业情绪研究的

理论空白,建立“前因-情绪-结果”的完整逻辑链条[6]。其核心假设认为,学业情绪源于个体对学习任务的双重认知评价——控制感与价值感,二者不同的组合方式会激活不同的情绪体验[6]。这一假设克服了传统动机理论忽视情绪中介作用的局限,将认知评价与情绪体验紧密结合起来,为教育领域的情绪研究提供了可检验的分析框架[10]。

按照控制-价值理论的核心逻辑,控制感与价值感是情绪产生的近端前因,外部环境(如教学方法、任务难度)和个体特质(如性格、学习风格)则通过影响这两类认知评价间接作用于情绪[6]。此外,该理论还强调双向影响机制:情绪不仅会影响学习行为与学习结果,还会通过反馈调节后续的控制感与价值感评价[6][10]。

控制-价值理论的完整逻辑链可概括为:外部环境/个体特质→控制评价+价值评价→学业情绪→学习结果→反馈调节控制/价值[6]。在外语学习情境中,控制感与价值感的不同组合会引发不同的情绪反应:高控制感+高价值感会诱发愉悦、自豪等积极情绪;低控制感+高价值感往往导致焦虑、无助等消极情绪;低价值感(无论控制水平如何)则引发无聊、疏离等消极情绪[8][11]。

这些情绪通过影响认知资源分配、学习策略选择和自我调节能力,进而影响语言水平、开口意愿、学习坚持性等学习结果[1]。例如,董连棋和刘梅华[12]的研究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外语愉悦对外语成绩的正向效应路径;董连棋[13]基于元分析的论证亦证实,外语焦虑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张凯等[14]的研究则表明,动机与交际意愿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英语合作学习投入,而英语使用焦虑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Dewaele 和 MacIntyre [3]更将愉悦与焦虑喻为成功语言学习缺一不可的“左右脚”,凸显了兼顾积极与消极情绪的重要性。

3. 基于控制-价值理论的外语学习情绪研究核心主题

3.1. 控制、价值与外语情绪关系研究

控制与价值作为控制-价值理论的核心前因变量,是与外语情绪关系研究最为密集的主题。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学习者的控制评价与价值评价能够共同显著预测外语课堂的焦虑、愉悦等情绪体验[8],且这种预测效应在不同语言和教育阶段中表现出稳定性。就外部前因而言,姜艳[15]基于焦点式写作的调查发现,教师课堂活动组织、教师个性特征、教师教学技能、教学内容与教师支持等五类教师因素是中国大学生外语愉悦的重要来源,提示外部环境可通过控制与价值评价间接塑造情绪体验。

在控制与情绪的关系方面,董连棋[8]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调查验证了控制-价值评价对课堂焦虑与愉悦的显著预测作用;Shao 等[16]对中国外语学习者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控制-价值评价与成就情绪之间的潜在交互关系;夏洋和陈雪梅[11]基于内容语言融合课堂的研究发现,控制评价与价值评价在课堂给养感知和无聊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印证了控制评价对外语情绪的影响。

在价值感与情绪的关系方面,董连棋[8]发现,内在与外在价值评价共同预测外语愉悦,而消极(成本)价值评价则显著预测外语课堂焦虑;Li 等[17]对中国 11 所高校 2002 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控制评价、内在价值与达成价值评价共同预测愉悦、焦虑与无聊情绪,其中内在价值对愉悦和无聊的预测作用最强;董连棋和刘梅华[12]的研究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外语愉悦对外语成绩的作用路径。这些证据共同表明,价值评价是外语情绪不可或缺的近端前因。

3.2. 数字化学习情境中的情绪研究

随着在线教学与移动学习的普及,近年来研究开始关注线上课堂、应用软件辅助学习等数字化情境中的情绪体验,拓展了控制-价值理论的应用场景。

Li 等[18]考察了中国 EFL 学习者课外应用软件辅助词汇学习过程中的任务控制-价值评价、情绪体

验与行为投入之间的关系,发现控制评价并不直接影响行为投入,而是通过提升任务愉悦对其产生间接正向作用,内在任务价值则直接并间接正向预测行为投入,将控制-价值理论的应用从课堂拓展至移动辅助学习情境,为理解数字化情境中的情绪产生机制提供了直接证据。

在数字化情境的情绪测量与验证方面,Shao等[19]编制并验证了“二语学习成就情绪量表(AEQ-SLL)”,使控制-价值理论框架下多种学业情绪的同步测量成为可能。国内研究同样提供了支持性证据:李成陈和Dewaele[9]发现线上外语课堂的无聊水平显著高于面授课堂,情绪智力与网课收获感能够共同负向预测无聊情绪,证实了控制-价值理论在网络外语教学情境中的适用性;李成陈和韩晔[20]的研究则表明,网课学习者的焦虑与无聊水平显著高于实体课堂,愉悦对网课学习成效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3.3. 情绪的双向影响与中介机制

早期研究主要关注“控制/价值→情绪→学习结果”的单向路径。近年来,前沿研究开始探讨情绪与学习结果之间的双向影响,以及中介和调节变量的作用,研究模型日趋多元。

在情绪与学习成效的关系方面,李成陈和韩晔[20]发现,愉悦正向预测网课学习成效,无聊与焦虑则起负向预测作用,提示不同情绪对学习成效的作用方向存在差异。成就反过来强化控制感与价值感的反馈回路假设亦在理论上得到系统阐释[6],并有待更多纵向证据的支持[21]。

在中介与调节机制方面,个体差异变量的作用得到验证:李成陈[22]基于1307名高中生的调查发现,愉悦、焦虑与倦怠在情绪智力与英语成绩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韦晓保等[23]的本土研究同样发现,控制评价经由二语坚毅与学业情绪的链式中介间接影响二语学业成绩,价值评价则直接预测二语学业成绩。这些研究表明,控制-价值评价往往并非直接作用于学习结果,而是通过学业情绪等中介变量发挥间接影响,中介与调节机制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3.4. 跨情境适用性与本土化研究

控制-价值理论的实证基础最初建立于欧洲与北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传统之中,其核心机制能否在不同语言教育情境中稳定成立,是近年来该领域的重要议题[6][7]。已有研究总体上支持理论核心逻辑的跨情境一致性,但控制感与价值感的来源结构、情绪的诱发情境以及情绪的表达与调节方式存在系统差异[11][24]。这种差异不宜被简化为抽象的文化类型划分,而应还原为可测量的情境变量,否则相关讨论既难以证伪,也难以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建议。

就本土实证证据而言,夏洋和陈雪梅[11]基于内容语言融合(CLI)课堂的研究发现,课堂给养感知通过控制评价与价值评价的中介作用间接降低无聊情绪,表明低价值评价是本土课堂中无聊情绪的关键近端前因;李成陈[1]立足我国外语教育情境,呼吁构建“外语学业成就-幸福感”并重的积极语言教育理念;李成陈[22]以1307名高中生为被试发现,愉悦、焦虑与倦怠在情绪智力与英语成绩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其中倦怠路径提示高利害评价情境下的情绪耗竭尤其值得关注;韦晓保等[23]进一步发现,控制评价经由二语坚毅与学业情绪的链式中介影响二语学业成绩,而价值评价则直接预测成绩。上述结果共同说明,控制感与价值感在本土样本中的作用路径并不完全对称:价值评价更接近成绩的直接前因,控制评价则更多通过坚持性与情绪状态间接传导。

其中最具本土特异性的情境因素是考试评价制度。高考、大学英语四六级等高利害考试同时产生方向相反的两类影响:一方面,它把外语学习与升学、就业等长期目标紧密绑定,显著抬高了任务的外在价值与达成价值;另一方面,考试结果的不可控性、评价标准的模糊性与反馈的延迟性又会削弱学习者对学习进程的控制感。据此可以推演,“高价值-低控制”的评价组合在高利害考试情境中被系统性放大,而这一组合正是控制-价值理论所预测的焦虑情绪的典型前因[6][8]。已有的本土证据与这一推演方

向一致：董连棋[8]发现消极价值评价显著预测外语课堂焦虑；Li 等[17]对 11 所高校 2002 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控制评价、内在价值与达成价值评价共同预测愉悦、焦虑与无聊，且内在价值对愉悦与无聊的预测作用最强——这意味着当学习价值被考试目标大量占据、内在价值受到挤压时，学习者更可能体验无聊而非愉悦。

除考试制度外，若干可直接测量的情境变量同样承载着控制感与价值感的来源差异：教师的反馈方式与自主支持程度、课堂任务的真实性与挑战度、家庭与社会对语言学习的期望强度等。形成性反馈与真实交际任务分别作用于控制评价与内在价值评价，而外部期望则更可能抬升外在价值评价的比重[10][15][23]。将这类变量纳入中介与调节模型，既能解释同一理论在不同情境中效应强度的差异，也为教学干预提供了明确的着力点。

4. 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

4.1. 测量工具的标准化与本土化

控制 - 价值理论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外语情绪测量工具的标准化。早期研究多采用一般性量表(如 AEQ)，近年则发展出针对二语学习的专用量表。Shao 等[19]将成就情绪量表(AEQ)拓展至二语学习情境，编制并验证了二语版量表(AEQ-SLL)，为多情绪测量提供了标准化工具，也为控制 - 价值理论的实证检验提供了操作化支撑。

在本土化方面，国内研究者对国际量表进行了检验与应用，以适应中国学习者的认知特点。例如，李成陈[22]基于 1307 名中国高中生的调查，应用中文版外语愉悦、焦虑与倦怠量表考察了中国高中生的情绪体验及其与情绪智力、英语成绩的关系，揭示了三种情绪在情绪智力与英语成绩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这些标准化工具的开发与应用保证了研究的可重复性和可比性。

4.2. 研究设计的多样化

早期研究以横断面设计为主，近年来多样化研究设计逐渐兴起。李成陈和陆筱俊[24]的范围综述系统梳理了外语无聊情绪研究的方法与发现，为该领域引入多样化研究设计提供了依据；韩晔和许悦婷[25]则以书面纠正性反馈为例开展个案研究，结合控制 - 价值理论揭示了大学生二语写作情绪体验的动态性、个体差异及其情绪调节策略，将质性方法引入该领域，丰富了研究结论的全面性。

此外，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也成为趋势。积极心理学与二语习得研究的深度融合，促使研究者综合运用心理学量表与教育测量方法考察学习者情绪[1]；李成陈等[26]亦对二语学习中的情绪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梳理了该领域的发展阶段、主要理论与研究内容，并从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量化与质性方法的结合为刻画情绪的动态性开辟了新路径，为外语学习情绪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5. 现有研究的局限

5.1. 研究对象与语种覆盖不足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大学生和英语学习者，对中小學生、成人学习者的关注不足，难以反映不同年龄段和语言水平学习者的情绪特点。李成陈和陆筱俊[24]对无聊情绪研究的范围综述显示，绝大多数研究的被试来自高等教育阶段，且以英语学习者为主。中小学生在认知发展和学习动机方面与大学生存在差异，其控制感和价值感的形成机制可能不同，但相关研究仍较为缺乏。

在语种方面，绝大多数研究以英语为学习对象，仅个别研究关注德语、汉语等非英语语种[24]，制约了对语言难度和文化距离如何影响情绪产生机制的探讨。语言难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的情绪体验，现有研究的语种单一性限制了结论的普适性。

5.2. 干预研究薄弱与长期验证缺失

当前研究仍以理论验证和现状调查为主, 干预研究相对薄弱。不过, 已有若干初步的干预尝试可供借鉴。归因再训练(attributional retraining)通过引导学习者将不理想的成绩归因于可控的努力与策略而非稳定的能力, 提高其控制评价, 该类干预已被证明能够改善后续学业表现与坚持性[27]; 效用价值干预要求学习者撰写所学内容与自身生活、职业目标的关联, 以提升内在与实用价值评价, 在科学课程中显著提高了低期望学生的兴趣与成绩[28]; 情绪重评干预引导学习者把考试紧张伴随的生理唤醒重新解释为有助于表现的资源, 在控制评价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条件下降低焦虑的行为代价[29]; 表达性写作干预让学习者在考试前书写对考试的担忧, 减少占用工作记忆的负性思维, 从而提升考试成绩[30]。在外语情境中, 韩晔和许悦婷[25]以书面纠正性反馈为例归纳了大学生二语写作中的情绪调节策略, 为干预设计提供了可用的策略清单。

然而, 上述干预大多在一般学业情境(尤其是数学与科学领域)中开发, 尚未系统迁移至外语学习情境; 其效果评估也多依赖单次、短周期的后测, 且很少直接测量中介变量是否被真正改变, 因而难以判断效果究竟来自控制评价、价值评价的变化, 还是来自任务新奇性、教师关注等无关因素。相关综述也指出,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描述情绪体验及其成因, 对情绪调节策略及其有效性的研究相对薄弱[24]。

5.3. 数字化学习情境研究不充分

尽管数字化学习情境的研究有所增加, 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其一, 过度聚焦于应用软件辅助的词汇学习, 对在线口语交互、多模态输入学习等其他情境关注不足; 其二, 对界面设计、交互功能等技术因素如何影响控制感和价值感的探讨不够深入; 其三, 缺乏对不同数字工具(如短视频、AI 辅导软件)情绪效果的比较研究。

随着数字学习的快速发展, 学习者在多样化数字情境中的情绪体验日趋复杂。现有研究的不足使我们难以全面理解数字环境下外语学习情绪的特点与规律, 也难以为数字化外语教学提供有效指导。

5.4. 情境适用性与本土化研究有待深化

现有研究多采用简单的组间比较设计, 对具体情境变量如何影响控制感与价值感缺乏机制层面的分析, 也较少检验这些变量的调节效应[24]。事实上, 考试的利害程度、评价反馈的即时性与清晰度、教师的自主支持程度、课堂任务与真实交际需求的关联度等, 都是可直接测量的情境特征, 但目前鲜有研究将其与控制评价、价值评价及情绪建立路径关系。此外, 控制-价值理论核心概念(如价值)在不同语言教育情境中的内涵构成差异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理论本土化进程缓慢[1]。

更值得注意的是, 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核心逻辑是否成立”的验证层面, 较少回答“哪些机制在何种条件下强度不同”这一更具理论价值的问题。高利害考试对价值感的抬升与对控制感的压制、家庭与社会期望对外在价值评价的强化, 以及课堂自主支持对控制评价的支撑, 都可能构成情境调节的关键机制, 但其作用位置(作用于评价形成、情绪诱发还是结果传导)仍缺乏系统检验[23][24]。因此, 理论的情境化修正不应止步于确认普适性, 而应识别出可测量的情境调节变量, 并检验其在“控制-价值-情绪”链路上的作用环节。

6. 未来研究方向与教学启示

6.1. 未来研究方向

拓展研究对象与语种覆盖: 未来研究应关注中小學生、成人学习者等代表性不足的群体, 比较不同群体的情绪特点及影响因素; 同时加强非英语语种研究, 开展多语种比较研究, 分析语言难度和文化距

离在控制-价值理论逻辑链中的调节作用[7]。

加强纵向追踪与干预研究：其一，采用长周期纵向设计(如1~2个学年)，并借鉴交叉滞后面板模型等统计方法，检验控制、价值、情绪与学习结果之间的双向动态关系，以回应反馈回路假设长期缺乏纵向证据的问题[21]。其二，干预设计应由“面向结果”转向“面向评价”，即把干预目标直接锚定在控制评价与价值评价这两个近端前因上，并在干预过程中同步测量评价变量的变化，以确认中介路径是否真正被激活[6]。

基于上述思路，可以设计三类具有理论针对性的干预：一是控制感提升干预，将任务分解与策略训练、形成性反馈、自我监控记录相结合，提高学习者对学习进程的可控性判断；二是价值感强化干预，通过效用价值写作、真实实际任务与阶段性成就标记，分别作用于实用价值、内在价值与达成价值；三是情绪重评与调节策略训练，针对考试、公开发言等控制感短期难以改变的高利害情境，降低焦虑的行为代价[25][28][29]。

深化数字化学习情境研究：将研究场景拓展至在线口语交互、AI辅助写作等新兴数字情境；深入分析技术特性(如交互性、个性化反馈)如何影响控制感和价值感，为优化数字学习工具提供依据[9][18][20]。

推进情境化与本土化研究：研究重心应从“理论是否适用”转向“哪些情境变量在何种条件下调节理论路径”。具体而言，可围绕高利害考试制度、评价与反馈方式、家庭与社会期望、师生关系与课堂自主支持程度等可直接测量的本土情境变量，检验其在“控制-价值-情绪”链路上的中介与调节作用；跨情境比较研究应以情境变量的差异而非笼统的文化类型作为解释框架，从而推动控制-价值理论的情境化修正[6][12]。同时，应重视测量工具的跨情境等值性检验与核心构念的本土化界定，为比较研究的结论提供方法学保障[19][26]。

6.2. 对外语教学的教学启示

精准提升学习者控制感：教师应设计分层任务，根据学习者语言水平布置难度适宜的作业，避免任务过难或过易引发挫败或无聊[7]；提供及时、具体的形成性反馈，肯定学习者的进步，强化“努力就会进步”的归因信念，帮助其建立稳定的控制感[7]。

多维强化学习价值感：从实用价值、内在价值和成就价值三个维度强化外语学习的意义——通过案例分析展现外语在就业和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实用价值)；融入目标语言文化、影视作品等趣味内容(内在价值)；设置阶段性小目标并及时庆祝其达成(成就价值)[11]。

差异化调节情绪体验：针对不同情绪类型的学习者采取差异化策略——对焦虑型学习者(低控制+高价值)，重点提升控制感(如提供额外辅导、降低表达压力)；对无聊型学习者(低价值)，重点强化价值感与任务趣味性；对愉悦不足的学习者，通过小组合作、游戏化教学营造积极的课堂氛围[1]。

优化数字化教学实践：在使用应用软件、在线课堂等数字工具时，选择界面简洁、交互流畅的平台，以减少技术障碍对控制感的负面影响；发挥数字工具的个性化优势，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内容与反馈，增强学习者的控制感和价值感[9][18][20]。

7. 结语

自2006年提出以来，控制-价值理论已成为外语学习情绪研究的核心理论框架，其“控制-价值→情绪→学习结果”的核心逻辑在多种语言和情境中得到充分验证[7][9]。二十年来，基于控制-价值理论的外语学习情绪研究在主题、方法和视角上不断拓展——从单一情绪研究到整合的多情绪研究，从横断面设计到纵向与混合方法研究，从传统课堂情境到数字化学习环境[22][24]。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二语习得的情绪研究体系，也为外语教学中的情绪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然而, 现有研究仍面临研究对象有限、干预研究薄弱、跨文化适应性不足等局限。未来研究应加强纵向追踪与干预实践, 拓展研究对象与语种覆盖, 深化数字情境与跨文化适应研究, 推动理论本土化。对外语教师而言, 理解控制-价值理论的核心逻辑, 有助于从提升控制感、强化价值感、调节情绪体验三个维度优化教学实践, 构建更具人文关怀的外语课堂, 促进学习者的情绪健康与长效学习。

由于笔者研究视野和文献覆盖有限, 本文在分析深度与广度上尚存不足——例如对部分前沿研究的深入分析不够, 对非通用语种的关注有限。未来研究可采用更多跨学科视角(如神经语言学、教育技术学)开展更全面的范围综述。也期待后续研究者弥补现有研究的空白, 推动基于控制-价值理论的外语学习情绪研究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成陈.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 回顾与展望(2012-2021) [J]. 外语教学, 2021, 42(4): 57-63.
- [2] Horwitz, E.K., Horwitz, M.B. and Cope, J. (1986)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0, 125-132. <https://doi.org/10.1111/j.1540-4781.1986.tb05256.x>
- [3] Dewaele, J.-M. and MacIntyre, P.D. (2016) 9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The Right and Left Feet of the Language Learner. In: Dewaele, J.-M. and MacIntyre, P.D., Eds., *Positive Psychology in SLA, Multilingual Matters*, 215-236. <https://doi.org/10.21832/9781783095360-010>
- [4] 江桂英, 李成陈.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述评与展望[J]. 外语界, 2017(5): 32-39.
- [5] MacIntyre, P.D., Gregersen, T. and Mercer, S. (2019) Setting an Agenda for Positive Psychology in SLA: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03, 262-274. <https://doi.org/10.1111/modl.12544>
- [6] Pekrun, R. (2006) The 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s: Assumptions, Corollar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8, 315-341. <https://doi.org/10.1007/s10648-006-9029-9>
- [7] Dewaele, J.M. and Li, C. (2020) Emo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Critical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1, 34-49.
- [8] 董连棋. 控制-价值评价对外语课堂焦虑和愉悦的预测作用[J]. 外语界, 2022(3): 79-88.
- [9] 李成陈, Dewaele, J.-M. 特质情绪智力及线上学习收获感对外语课堂无聊的预测作用[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5): 33-44.
- [10] Pekrun, R. and Perry, R.P. (2014) 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s. In: Pekrun, R. and Linnen-Brink-Garcia, L.,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motions in Education*, Routledge, 120-141.
- [11] 夏洋, 陈雪梅. CLI 课堂给养感知与无聊情绪的关系研究: 控制-价值评价的中介作用[J]. 外语教学, 2022, 43(3): 44-49.
- [12] 董连棋, 刘梅华. 外语愉悦对外语成绩的效应路径探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现代外语, 2022, 45(2): 195-206.
- [13] 董连棋. 中国英语学习者外语焦虑与学业成绩的关系: 基于元分析的论证[J]. 外语界, 2021(1): 54-61.
- [14] 张凯, 杨嘉琪, 陈凯泉. 学习者情感因素对英语合作学习投入的作用机理[J]. 现代外语, 2021, 44(3): 407-419.
- [15] 姜艳. 影响中国大学生外语愉悦的教师因素研究[J]. 外语界, 2020(1): 60-68.
- [16] Shao, K., Pekrun, R., Marsh, H.W. and Loderer, K. (2020) Control-Value Appraisals, Achievement Emotions, and Foreign Language Performance: A Latent Interaction Analysis.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69, Article ID: 101356. <https://doi.org/10.1016/j.learninstruc.2020.101356>
- [17] Li, C., Pawlak, M. and Kruk, M. (2025) Achievement Emotions and Control-Value Appraisal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46, 364-378.
- [18] Li, B., Shen, W., Ding, Y., Pawlak, M. and Kruk, M. (2025) Chinese EFL Learners' Task Control-Value Appraisals, Emotions and Behavioral Engagement during After-Class App-Assisted Vocabulary Learning.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Quarterly*, 48, 216-235. <https://doi.org/10.32038/ltrq.2025.48.13>
- [19] Shao, K., Stockinger, K., Marsh, H.W. and Pekrun, R. (2023) Applying Control-Value Theory for Examining Multiple Emotions in L2 Classrooms: Validating the Achievement Emotions Questionnaire—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30, 288-316. <https://doi.org/10.1177/13621688221144497>
- [20] 李成陈, 韩晔. 外语愉悦、焦虑及无聊情绪对网课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J]. 现代外语, 2022, 45(2): 207-219.

-
- [21] Pekrun, R., Lichtenfeld, S., Marsh, H.W., Murayama, K. and Goetz, T. (2017) Achievement Emotion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Longitudinal Models of Reciprocal Effects. *Child Development*, **88**, 1653-1670. <https://doi.org/10.1111/cdev.12704>
- [22] 李成陈. 情绪智力与英语学业成绩的关系探究——愉悦、焦虑及倦怠的多重中介作用[J]. 外语界, 2020(1): 69-78.
- [23] 韦晓保, 陈方舟, 赵悉. 控制-价值评价对二语学业成绩的影响——二语坚毅和学业情绪的中介作用[J]. 外语界, 2025(4): 45-54.
- [24] 李成陈, 陆筱俊. 外语学习中的无聊情绪研究: 基于范围综述的方法[J]. 外语教学, 2022, 43(6): 70-76.
- [25] 韩晔, 许悦婷.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二语写作学习的情绪体验及情绪调节策略研究——以书面纠正性反馈为例[J]. 外语界, 2020(1): 50-59.
- [26] 李成陈, 李崑, 江桂英. 二语学习中的情绪研究: 回顾与展望[J]. 现代外语, 2024, 47(1): 63-75.
- [27] Perry, R.P., Stupnisky, R.H., Hall, N.C., Chipperfield, J.G. and Weiner, B. (2010) Bad Starts and Better Finishes: Attributional Retraining and Initial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ve Achievement Settings.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9**, 668-700. <https://doi.org/10.1521/jscp.2010.29.6.668>
- [28] Hulleman, C.S. and Harackiewicz, J.M. (2009) Promoting Interest and Performance in High School Science Classes. *Science*, **326**, 1410-141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77067>
- [29] Jamieson, J.P., Mendes, W.B., Blackstock, E. and Schmader, T. (2010) Turning the Knots in Your Stomach into Bows: Reappraising Arousal Improves Performance on the GR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208-212.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09.08.015>
- [30] Ramirez, G. and Beilock, S.L. (2011) Writing about Testing Worries Boosts Exam Performance in the Classroom. *Science*, **331**, 211-21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99427>